

楔 子

只要一有空閒，關潔書就會拿著照相機漫無目的的閒逛，看到喜歡的景象就會用相機捕捉下來。

這一天她也是這樣，走走停停，顧著捕捉美景，差一點撞上一位打扮時尚、氣質清冷的女子，她連忙道歉，「不好意思。」

女子看了關潔書一眼，越過她身邊。

好冷的女人！不過很快地，關潔書就將這段小插曲拋諸腦後，繼續向前走。

女子走沒幾步停了下來，那個女孩子剛才拍的方向好像是……她猛地轉過身，卻已不見對方的身影。

「玉菲，在想什麼？」鍾翰昆問道。

身後傳來的熟悉嗓音拉回蘇玉菲的心神，她轉回身面對站在她面前的兩名男子，

「剛才有個女孩子，不知道是無心還是有意，一直朝你們那裡拍照，你們沒發現嗎？」

鍾翰昆心頭一驚，四處張望，「哪一個？」

嚴毅鈞臉色一沉，朝他們？那個女孩到底拍到什麼畫面？

「走遠了。」她懊惱不已，她應該早點察覺不對勁的。

鍾翰昆望向身旁的男子，難掩緊張地問道：「毅鈞，我們該不會是被發現了吧？」如果是的話，那就不用玩了。

嚴毅鈞瞇了瞇眼，打量著四周，「這些店家都有裝設監視器，向他們買監視器的畫面，應該可以找到玉菲說的那個女孩。」計劃即將成功，他絕不容許因為這樣而功虧一簣。

鍾翰昆應了聲，馬上執行。

第1章

該死！到底是誰發明高跟鞋的？像她這種粗枝大葉，沒有平衡感的女人，明明比較適合穿平底鞋。關潔書在心中咒罵連連。

慈善義賣會她來過幾次，但穿得這麼正式的還是第一次，她穿著一襲套裝，配上一雙七、八公分高的高跟鞋，總覺得這雙鞋隨時有可能讓她跌個狗吃屎。

深呼吸再深呼吸，她告訴自己可以的，好歹她曾經是短跑選手，跆拳道也晉級到黑帶一段，沒道理連雙高跟鞋都駕馭不了。

她抬頭挺胸，慢慢地移動腳步，同時在心裡告訴自己記得要拍照。

天啊！為什麼一定要穿高跟鞋來拍照？

一步、兩步、三步……救命，她已經到了極限！才正這麼想，她的腳一拐，整個人失去平衡往前撲跌。

她以為這下死定了，不料卻落入一副溫暖厚實的懷抱，她抬頭，望進一雙幽深難測的黑眸，心莫名一震，這雙黑眸一點溫度都沒有。

「沒事吧？」

聽著對方低沉又充滿蠱惑力的嗓音，關潔書心中的警鈴頓時大響，她有種直覺，這個男人很危險，似火又似冰，接近他不是被灼傷，就是被凍傷。

奇怪，她怎麼會對一個初次見面的男人有這麼強烈的感覺？

嚴毅鈞見她愣愣地看著自己，不知道是因為嚇到，還是犯花痴，不過無論是哪一種，都與他無關。

「妳還好吧？」只是既然都出手救了，總不能就這樣把她丟下不管。

「很好。」怪了，明明沒有溫度的眸子，為什麼會放電？難道這就是俗稱的桃花眼？

「那我放手了。」希望她可以站得穩。

聞言，關潔書登時意識到自己還靠在他懷裡，驚呼一聲，「對不起！」好糗，沒臉見人了。

他放開她，「可以走嗎？」

「可以。」只是有點困難而已，可她總不能老實跟他說。

嚴毅鈞一眼就看出她的言不由衷，這個女孩子很倔強，他再望向她胸口別著的工作證，「攝影記者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妳這樣子可以拍照嗎？」

「我的搭檔等一下就過來了。」

「那我就不打擾妳了。」

「謝謝。」

嚴毅鈞微笑點頭，轉身走沒幾步，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畫面，那個女人是……他猛地停下腳步，轉過身去，就見她正搖搖晃晃地往門口走去。

思忖了一會兒，他掏出手機傳訊息給鍾翰昆，要他將之前要他查的監視器畫面傳過來。

沒多久，鍾翰比回覆訊息，他點開一看，臉色微變，果然是她。

另一端，關潔書還沒有走到門口，就看到學姊王葦彤，她有些沒好氣地道：「妳遲到了。」腳痛死了。

王葦彤笑得很曖昧，「潔書，不錯嘛，有豔遇。」

關潔書愣了一下，這才意會過來她在說什麼，「丟臉死了，都不會來救我。」

「能夠得到帥哥的注視，丟臉一下有什麼關係。」不理會她的白眼，王葦彤逕自續道：「剛才扶妳的那個男人，是富揚營造董事長的特助嚴毅鈞，如果不是葉家人反對，他早就被劉董正式收養。」

關潔書這才想起大學社團學弟劉偉豪曾在偶爾一次的聚餐中提到，有一個男人差點成為他哥哥，難道指的就是嚴毅鈞？

「潔書，妳的春天真的來了。」收起笑臉，王葦彤一臉感動。

其實關潔書長得很漂亮，偏偏對感情沒興趣，把接近她的男人都當哥兒們，常常發人家好人卡都不自知，一逕認為是自己沒有男人緣，到現在連初戀都沒談過，可憐。

「妳在胡說什麼？」幹麼笑得好像是她跟人家有一腿。

王葦彤向她使了個眼色，「他在看妳，不信妳自己看。」

真的假的？關潔書轉過頭，正好對上他的注視，明明隔著一大段距離，她卻有一種時間停止的錯覺，怎麼會這樣？

「說不定他對妳有意思。」

耳畔傳來的聲音拉回關潔書的思緒，她扯開一抹微笑，輕輕地對嚴毅鈞點頭，他也朝她頷首當作回應。

她連忙轉回頭，恰好對上王葦彤曖昧的眸光，她清了清喉嚨，故作淡然地道：「像他那種成熟穩重的男人，不會看上我這種黃毛丫頭的。」

王葦彤可不認同，「妳看妳，胸是胸、腰是腰，屁股又圓又翹，潔書，妳絕對有招蜂引蝶的本錢。」

「我現在只想趕快完成工作回家，還有，下次需要穿高跟鞋的場合不要再找我了。」這樣的折磨一次就夠了。

「如果不是小方臨時請假，我會拖妳過來嗎？上次妳要的募款計劃書，我可是出了不少力，也沒收妳錢。」有沒有義氣啊，枉費她還幫過她。

關潔書勉強扯了扯嘴角，「就是因為這樣，我今天才破例穿高跟鞋幫妳。」

「好好好，委屈妳了，工作吧。」

不理會王葦彤討好安撫的笑容，關潔書開始工作，可是她一直感覺到有人在看她，又不好意思尋找，難道看她的人是嚴毅鈞？

拜高跟鞋所賜，才幾個小時而已，關潔書的腳就痛到根本沒辦法走路，於是王葦彤要她在公車亭這裡坐著等，她趕快去幫她買雙平底鞋來換。

雖然很不淑女，但關潔書豁出去了，她把高跟鞋脫了放在地上，雙手揉按著痠痛的小腿和腳。

「還好吧？」

她的身子僵了一下，這聲音是……她一抬頭，對上一張俊逸的臉，她僵硬地扯了扯嘴角，「嗨。」

不知道是王葦彤的嘴巴特別靈，還是她的春天真的來了，她竟然會在這裡遇見嚴毅鈞。

「需要幫忙嗎？」

「不用了，我的搭檔等一下就回來。」她頓了頓，忍不住問道：「你都這麼熱心嗎？」他不像是個熱情的人。

嚴毅鈞沒料到她會這麼問，顯得有些錯愕，她該不會誤會什麼了吧？

他的表情讓她有些尷尬，她只好馬上解釋道：「只是覺得你很好。」這樣的回答應該沒問題吧？

都是王葦彤啦，講得煞有其事，害她自己都覺得有可能，結果事實證明是她胡思亂想，不過這樣也好，現在的她根本就不想談戀愛。

從她不好意思的表情，他大概可以猜得出她的想法，她看起來應該還是個大學生吧，正是愛作夢的年紀。

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，對我而言，最不能得罪的就是媒體。」

關潔書聽明白他的言下之意，回道：「我不是媒體人，我只是偶爾代班。」

「偶爾？」

「對，攝影是我的興趣。」

他在她身邊坐下來，「你們學攝影的為什麼喜歡到處拍照？」

「漂亮的東西當然要捕捉下來。」她回得理所當然。

「沒有經過別人的同意就拍照，妳不覺得侵犯到別人了嗎？」見她說不出話來，嚴毅鈞又道：「有時候妳喜歡，不見得別人就喜歡。」

「只是純粹欣賞而已，又沒有做販賣用途。」

「對於注重隱私權的人而言，應該不喜歡被別人欣賞吧。」不管那日她是有心還是沒有目的地取材，他都必須查明她拍到的只是單純他和鍾翰昆的畫面，還是更稍早前，他們和孫力東交談的畫面，如果是後者，他必須趕快把照片拿回來。孫力東是這場復仇計劃非常重要的人物，檯面上是由他負責與富揚的採購許課長接洽，如果讓富揚的人知道他這個特助跟孫力東有關，那他很難擺脫讓富揚陷入危機的漩渦。

「這個我倒沒有注意。」

「是沒有注意，還是自動忘記？」

關潔書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忽地，她的手機鈴聲響起，她才接起來，還沒開口，手機那頭就傳來林子尉氣急敗壞的聲音——

「關潔書，妳很行嘛，繼申請海外志工後，再次給我一記強大震撼，美索？背包客？妳什麼地方不去，專挑戰爭或難民地區，妳是嫌命太長嗎？妳不要又把使命感那套搬出來，既然妳那麼喜歡當志工，為什麼不對我發揮善心？」

她不由得皺起眉頭，耳朵好痛，他吼這麼大聲做什麼？

「學長，你知道泰緬邊境那裡的童工、移工多可憐嗎？沒有飯吃，醫療設備不足，沒有完善的教育資源，他們看不到未來、看不到希望，他們……」

「夠了。」林子尉打斷她的話，「上次妳說的移工學校什麼的，我已經每個月捐五百塊了。」

「你還會繼續幫助他們吧？一定會的，子尉學長最熱情、最善良，喂……唉呀，怎麼會收訊不良，喂……」關潔書假裝收訊不良的喊了幾聲後，連忙結束通話。是誰去向林子尉通風報信的？讓他知道，就等於昭告她整個生活圈，最近她一定會有接不完的電話。

「移工學校？」

一句話拉回她的思緒，她這才想起嚴毅鈞還坐在她身邊。

「你也知道移工學校？」像是發現新大陸，關潔書的小臉瞬間亮了起來。

嚴毅鈞點點頭，「公司一直都在關注國內外的公益活動，我有看過簡介。」

「如果可以在自己的國家安穩成長，誰會想去陌生的地方生活？還要忍受不被接受的痛苦，只能打零工，冒著被警察追查，甚至還有可能被人口販子拐去的危險，他們除了要活下去，還要想辦法找到希望，教育他們知識和生活技能，這樣他們就能夠去找更好的工作，改善生活環境，這才是解決困境的長久辦法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「我不否認妳的說法，但妳的家人會擔心。」

「我父母在我大一的時候就相繼因生病離世，我現在是一個人，沒有任何羈絆，去海外當志工最適合。」

「一個人……」嚴毅鈞喃喃低語。

他曾經失去了一切，也以為往後只有他一個人，所以當上天再次給他一個家時，他真的很開心，卻不想到最後他終究還是一個人。

望著他落寞的側顏，關潔書的心莫名一緊，想起王葦彤說過的話，嚴格說來，他算是個孤兒，她能夠體會那種孤伶伶的感覺。

想到這裡，她不由得安慰道：「你其實很幸運，聽說劉董曾經想要給你一個真正的家。」

嚴毅鈞有些驚愕地瞅著她，「妳知道？」

關潔書乾笑了兩聲，「你也知道媒體最愛的就是八卦，多少聽到一點，不過就只有一點點。」

他不相信，她的表情可不是這麼說的，「看來我得對媒體更好一點，需要幫忙嗎？」

明明他很正經的詢問，她卻忍不住笑了出來。

看著她燦爛明亮的笑容，嚴毅鈞的胸口倏地一窒，現在他最不需要的就是陽光。

他看了一下錶，微微一笑：「我看我坐計程車回去好了。」

關潔書有些不知所措，剛才她說錯什麼了嗎？她可以感覺得出來，此刻他的笑容就和第一次見面時一樣，客氣有禮，但沒有真心。

嚴毅鈞站起身，問道：「可以知道妳的名字嗎？」

「關潔書。」她馬上回道。

「很好聽的名字。」說完，他轉身走開。

望著他招計程車的背影，關潔書的疑惑更深，她實在無法適應他的態度這樣變來變去的，不過有一點她不太能接受，既然他問她叫什麼名字，他也應該自我介紹一下吧，雖然她早就知道他是誰，但那感覺不同。

「潔書。」

她轉頭看去，抱怨道：「學姊，妳也太慢了。」

王葦彤將鞋子遞給她，「我早就到了，只是想說讓你們多講點話，怎麼，釣到了沒？」

關潔書換上平底鞋後，故作嚴肅地道：「學姊，怎麼辦，我好像得罪他了，他會不會對我怎麼樣？」

王葦彤瞪大眼，「跟他接觸過的人，都說他對人很客氣，臉上總是帶著溫和的笑容，關潔書，妳到底做了什麼好事？真枉費我剛才還在對面吸廢氣，妳竟然發人家好人卡，妳想氣死我是不是？」

見她的情緒越來越激動，關潔書小聲提醒道：「淑女，街上，形象。」拜託，人家對她完全沒意思，她就算想發也發不了。

王葦彤吸氣再吸氣，在外面她要保持淑女形象，可是還是忍不住又瞪去一眼。

關潔書揚起討好的笑容，腦海中卻浮現他那落寞孤獨的表情。

難道劉家並不如外界傳言的對他極為看重？在大學時代，她和劉偉豪也相處一段日子，他是個個性開朗的大男孩，雖然因為失戀性情變得古怪，可是他提起差點成為哥哥的男人時，臉上沒有不悅的表情，只有無奈，可見得他並不討厭嚴毅鈞。或者是，寄人籬下本就有諸多無奈、苦楚，更何況又是親戚眾多的家庭，人多嘴雜，也許傷害到他了也說不定。

想到了這個可能性，她的心莫名泛疼。

凌晨兩點，嚴毅鈞和鍾翰昆用電腦視訊，討論他私下成立新公司聯雲的事。

表面上他的職稱是董事長特助，但這只是煙幕彈，用來堵住那些想把他趕出富揚的人的嘴，劉允輝對他的栽培和對劉偉豪是一樣的，他實際上也參與了公司的營運。

正因為如此，面對對他有所質疑、冷嘲熱諷的人，他都忍下來了，因為他不想也不能辜負劉允輝夫婦對他的栽培和期望。

當時他想用一生來報答他們對他的恩情，卻在追查父母死因時發現，害死他父母的竟然就是劉允輝！

他父親和劉允輝的弟弟劉允陽是高中同學，劉允輝則是父親的學長，三人的關係一直不錯。

當時他只知道父母和一個叫傅生的人接觸，傅生說要成立一間公司，說服他父母投資，父母將所有積蓄拿出來，結果血本無歸，雙雙自殺過世，他則被送到社福機構，是劉偉豪找到他，帶他回去劉家的。

在還不知道劉允輝就是害死父母親的兇手之前，他曾擁有過一段短暫的幸福，劉家人並沒有因為他和劉家沒有血緣關係而排斥他，每個人都對他很好，很關心他，所以當時劉允輝有想過要正式收養他，怎料他妻子葉可喬的娘家人知道後大力反對，最後只好作罷。

他能夠理解他們的想法，一旦他經由法律程序正式被收養，擁有的是和劉偉豪一樣的權利，一個外來者豈其能瓜分劉家的家業，更別說富揚其實是葉家的產業，劉允輝若不是娶了葉可喬，以他一個窮小子，董事長這個位置還輪不到他來坐。在外人眼中能被劉允輝收養那是多麼幸運的事，但他覺得幸好葉家的親戚阻止了這件事，不然他此時就是認賊作父。

劉允輝是害死他父母親的兇手，卻還假惺惺的以父母親朋友的身份收留他，他要報仇，以慰父母親在天之靈。

而鍾翰昆和蘇玉菲的遭遇和他一樣，要不是他們一起來找他，他也不會對父母的死因起了疑心，進而追查，這才知道傅生只是個傀儡，幕後主使者是劉允輝。

商討完公事，嚴毅鈞正準備關閉視訊，鍾翰昆突然開口—

「毅鈞，等一下，我查到了你先前說的那個關潔書的資料，檔案已經傳給你了，該怎麼做，就等你的決定。」

聽到合夥人這麼說，嚴毅鈞覺得奇怪，但並沒有多問，只是回了一句「知道了」，便結束視訊，接著他點開信箱，瀏覽過附加檔案的內容後，他才知道鍾翰昆的意思。

關潔書，父母雙亡，目前是靠父母親留下的退休金和保險金過日子，特別的是，她和劉偉豪不但是同一間大學的學姊學弟，還是同一個社團，更是劉偉豪前女友最敬重的學姊。

如果她出了什麼事，劉偉豪一定會追查，如果循線找到他，那他私下開公司要對付劉允輝一事就會曝光，看來得用另一個手段接近她，好拿到她拍的照片。

思忖了片刻，他決定請袁成棠幫忙，袁成棠是他在社福機構時認識的朋友。

欲關上檔案，目光瞥見螢幕上她那如陽光般燦爛的笑容，他的動作馬上一頓，因為一個人，沒有羈絆，可以無牽無掛遨遊世界任何地方，就算出了事也沒關係嗎？他不知道她的想法是否如他所想，但有一點他敢肯定，那就是一個人其實沒有想像中的自由，當你走出住處，觸目所及都是成雙成對或是一家人時，胸口湧起的失落、孤獨，只會讓人更想逃回自己的小天地。

深吸口氣，嚴毅鈞關掉檔案。他並不想牽連無辜的人，但誰叫她要拍下不該拍到的照片，現在他能做的就是盡量不傷害到她。

這天關潔書去買東西，走了一陣子，覺得有些不對勁，停下腳步，扭過頭去，行人來來往往，沒有任何異樣，她皺了皺眉頭，輕輕地搖了搖頭，可能是最近太累了，才會有種有人在盯著她，甚至跟蹤她的錯覺。

她再次邁開脚步往前走，還未轉過轉角，就聽到此起彼落的嚷嚷聲—

「你們太過分了，怎麼可以打我的臉，我是靠臉吃飯的！」

「就是要打你這張臉，我女朋友就是被你這張臉迷得暈頭轉向！」

「我沒有去招惹你的女朋友，別胡說！」

「別說廢話，打！」

閒事莫管，可是當關潔書一看到四個男人圍著一個高高瘦瘦、皮膚白皙，看起來像是隨時會暈倒的少年，正義感登時冒出頭，她大聲喊道：「喂，你們在做什麼？」穿著藍色上衣的男人轉過頭去，惡狠狠地道：「不想被揍就少管閒事。」

關潔書睜起眼，掏出手機，「那我就直接請警察來好了。」

黃衣男人一聽，馬上撲過來要搶她的手機，卻沒料到等著他的會是一記側踢，他閃避不及，正中腹部。

其餘人看到兄弟被打，馬上衝上前，還來不及出拳，就被關潔書左一拳、右一腿打得落荒而逃。

少年傻傻看著她將攻擊他的人打跑，心裡不由得想著，這個姊姊好兇……但是好帥啊！

看著一群人挾著尾巴跑走後，關潔書轉身走向男孩，關心地問道：「你沒事吧？」回過神，少年可憐兮兮地道：「有點痛。」

她瞧了瞧他白淨的臉蛋上有著礙眼的擦傷，又問道：「要不要擦藥？」

這種小傷口就算不擦藥，過幾天也會自己好，不過這個少年似乎很在乎臉蛋的樣子。

「好。」少年語氣輕柔地回道。

關潔書帶他到藥妝店買了碘酒和棉花棒。

走出藥妝店，少年瞪著她手上的東西，問道：「不是要去醫院嗎？」

她白了他一眼，「這點小傷就要去醫院，你會不會太小題大作了？」又不是女孩子。

少年嘟嘴抱怨，「萬一留下疤痕怎麼辦？」

「現在醫美技術很發達，你不用擔心。」關潔書拉著他坐到人行道的椅子上，一邊幫他擦藥，一邊問道：「他們為什麼打你？」

「因為我長得太帥。」

她突然覺得似乎不應該救他，因為他說的話聽起來就很欠揍。

「小孩子應該乖乖在家唸書。」

「我不是小孩子，我已經大四了。」

關潔書的動作一頓，由衷地道：「你保養得還真好。」

少年微微一笑，突然說道：「袁成棠。」

「關潔書。」

「可以請妳吃飯嗎？」他笑嘻嘻地問。

「不可以。」不理會他一副受傷的表情，「需要通知你家人嗎？」

袁成棠垂下眼眸，低聲道：「我沒有家人。」

關潔書本想說怎麼可能，隨即從他無奈苦澀的表情探出端倪，「孤兒？」

「嗯。」他回話的語氣很輕。

「不好意思。」

他擺了擺手，笑道：「沒什麼，早適應了。」

騙人，若真如此，眼眶中又怎麼會閃著水光？

「是男人就應該要堅強。」

「妳不會懂我的感受。」

「我爸媽在我大一時相繼走了。」

袁成棠愣了下，隨即扯出一抹開朗的笑，「也就是說我們是同類，姊。」

關潔書將碘酒和棉花棒塞給他，「藥擦好了，還有，不要隨便攀關係。」語畢，她起身走人。

他沒有追上去，而是看著她離去的背影，逐漸加深了笑意。

今天出師不利，不管走到哪裡，都沒人願意發揮愛心捐款，看來還是早早回家好了。

關潔書正這麼想，就見迎面走來一道熟悉的身影。

袁成棠一看到她，三步併作兩步上前，笑得闔不攏嘴，「姊，還記得我嗎？」

「記得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老實說，這麼可愛的臉蛋，讓人很難忘記。

「面交。」

「從事網拍？」

他點頭，「姊，妳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關潔書從包包裡面拿出單據，笑問道：「找人募款，你要贊助嗎？」他看起來能養活自己就不錯了，她也沒指望他發揮善心。

袁成棠眉頭一挑，「妳要我犧牲色相幫妳？」

沒被他電眼勾去，她扯了扯嘴角，「你都這麼不正經嗎？」難怪會被打。

他正要回嘴，卻見她突然直直盯著前方，便也跟著望過去，心臟倏地用力一跳，不會吧，她看的人該不會是……

「姊，妳喜歡老頭？」他故作驚訝地問道，沒想到劉允輝和嚴毅鈞會出現在這裡。關潔書白了他一眼，腦中思索著該不該找劉偉豪幫忙，不過那小子最近失戀，火氣大得很，更何況拋棄他的還是她最疼愛的學妹，他看見她，就會想起被拋棄的痛苦，還是算了。

「還是旁邊的帥哥？他看起來不適合妳。」袁成棠試探地又問。

她忍不住嘲諷道：「沒想到你還會看相啊。」他認識人家嗎？不然怎麼斷定嚴毅鈞不適合她？

「他看起來冷冷的，不愛說話，不適合妳。」袁成棠一臉正經地道。

「你的意思是我很多話？」好像是有那麼一點。

「不，我的意思是，妳熱情如火，冰塊、大理石都不適合妳，妳適合的是我這種活潑好動的大男孩。」袁成棠半真半假地道。

關潔書覺得好笑，打從第一眼看到嚴毅鈞，她就沒想過要跟他談戀愛，再說她已經在申請海外志工，根本不可能在這時候談感情，徒增麻煩。

她不是沒有感覺的人，也不是不想談戀愛，而是除非對方能夠尊重她的選擇，就拿林子尉來說，她知道他對她有意思，但她會故意裝作不知道，拒絕他的愛意，就是因為他無法接受她要去當志工，無法接受女朋友不在身邊，更無法接受她之後要往社工這條路發展。

鐘鼎山林人各有志，既然無法接受，當朋友就好，更何況她也不想在有牽掛的狀況下離開臺灣。

她輕輕地拍了拍袁成棠白淨的小臉，「很可惜，我對你這種小弟弟沒興趣。」

「姊，打是情罵是愛，我知道妳對我有那麼一點點意思。」說完，他還朝她拋了一個媚眼。

關潔書沒好氣地橫了他一眼，若不是看在他長得白白淨淨，挺討人喜歡的，像他這種油嘴滑舌的男孩，她一定會給他一點小教訓。

懶得理會他，她轉身離開。

袁成棠沒追上去，站在原地大喊，「姊，要把我的忠告聽進去。」

關潔書連頭也沒回，只是揚起手擺了擺。

看著她越來越小的身影，袁成棠的眸光驟然一沉，沒想到她對嚴毅鈞有意思……這半個月多來，袁成棠刻意接近關潔書，想混進她家裡，拿到她的相機，刪掉不利於嚴毅鈞的相片，可是她一點也不買他這張臉蛋的帳，連他主動說要送她回家她都不願意。

「大哥，對不起，沒有完成所託。」袁成棠一臉歉然。

「沒關係，不用放在心上。」嚴毅鈞拍拍袁成棠的肩膀，要他別在意，若不是事態緊急，他也不會叫他去做這件事。

袁成棠無法不在意，難得嚴毅鈞有事找他幫忙，他卻沒有達成，他真的很懊惱，

「她這個人雖然很熱心，但防備心也很重，不過……」

嚴毅鈞挑眉，等他繼續說下去。

袁成棠猶豫了一下，最後還是說出口，「她喜歡你。」

嚴毅鈞難掩錯愕，「你在說笑話嗎？」在慈善義賣會那天，他看得出來她對他有好感，但還不到喜歡的地步，更何況他們之後並沒有再見面。

袁成棠在心中暗嘆口氣，他也很希望自己是在開玩笑，於是將那日在街上關潔書盯著他看的事情說出來，而後他問道：「大哥，你要不要親自出馬？」色相要用對人才有用。

嚴毅鈞瞪了他一眼。

袁成棠討好一笑，「只是給個建議，要不做又不是我能決定的。」

嚴毅鈞沒說話，心裡卻開始盤算袁成棠的建議。

第2章

關潔書提著晚餐，腳步輕快地走回家。

就在走進轉角之際，三道人影朝她衝來，她還來不及反應，手中的皮包就被搶走了，晚餐也因此掉落在地，下一秒她反應過來，大喊一聲，「搶劫！」隨即拔腿追上。

當她快要追上時，一道黑影從巷子出來，恰好擋住她的去路。

「妳……」

她沒想到又會遇到嚴毅鈞，但此時不是打招呼的時候，她急切地道：「我的皮包被他們搶走了。」說完，她想要推開他繼續追。

嚴毅鈞一把抓住她的手，沉聲道：「在這裡等我，哪裡都不准去。」不等她有所回應，他馬上轉身追上去。

他那不怒自威的氣勢讓關潔書不自覺乖乖地站在原地，等他回來。

過了約莫五分鐘，嚴毅鈞回來了，將手裡的皮包遞給她，「看看東西有沒有少。」

她打開皮包檢查，「沒有，謝謝，你……流血了。」

嚴毅鈞瞧了右手臂上流著血的傷口一眼，淡淡地道：「小傷。」

「走，去醫院。」

「不用了。」

關潔書急得跳腳，又見他一副「妳未免太大驚小怪」的樣子，她想也不想就往他受傷的右手臂打下去。

沒料到她會突然攻擊，他來不及閃躲，只能硬生生接下她的暴力，「妳在做什麼？」看他痛到皺眉，她焦急的心情瞬間冷靜下來，故作無辜地道：「不小心碰到的，很痛嗎？」誰教他這麼愛逞強。

嚴毅鈞瞪著她，他要是看不出來她是故意的，他這些年就白混了。

關潔書也知道自己有些過分，不管怎麼樣他是因為她才受傷的，「我送你去醫院。」

「我不喜歡去醫院。」

不喜歡也要去，在逞什麼強？她很想這樣告訴他，可他的表情很難看，讓她不敢

說出口，見他要走，她連忙擋在他面前，「去擦藥。」

「我不想去醫院。」他再次重申。

「那去我家。」關潔書拉著他沒受傷的左手，硬是將人拉著走。

嚴毅鈞看著她抓著他的手，內心閃過一絲愧疚，情勢所逼，別無他法。

來到她的住處，他不動聲色地梭巡了一圈，門外兩臺監視器，大門三道暗鎖，要偷偷進來得費點功夫。

關潔書把他拉到沙發上坐下，走到櫃子前，取出急救箱幫他擦藥。

「你住在這附近嗎？」不然怎麼會突然出現？

「剛好來拜訪客戶。」

「真巧。」

「妳一個人住？」他這是明知故問。

「對。」綁好繃帶，她將急救箱收起來。

「那妳還敢帶我上來，不怕我對妳做什麼嗎？」袁成棠不是說她防備心挺重的嗎？他倒覺得還有待加強。

「誰教你不去醫院。」關潔書自己也覺得奇怪，她很少讓其他人進家門，可是她並不排斥他進來。

嚴毅鈞嗤之以鼻，「這是理由嗎？」

他有必要不高興嗎？她指了指他的手臂，「你受傷了。」

「所以呢？」

「還有所以？」

嚴毅鈞突然傾身向前，拉近兩人的距離，「妳真的不懂嗎？」

關潔書嚇了一跳，身子往後退，整個背靠在沙發椅背上，「你……做什麼？」這樣的姿勢太過曖昧，他身上散發出來的氣息讓她的心莫名顫抖。

他勾起一抹邪氣的笑，「妳說呢？」

她心跳倏地加快，「我怎麼知道你要做什麼？」

「就算受傷，只要我想，妳跑不掉的。」嚴毅鈞說完，又坐正身子。

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這樣逗她很好玩嗎？

「我是在用行動告訴妳，受傷的男人也是很危險的，別傻乎乎的，要懂得保護自己。」這是他的真心話。

關潔書很想反駁說她平常不會隨便讓人進來，但解釋太多好像又顯得他對她而言是特別的，這樣更尷尬，於是她只好回道：「我會的。」

瞧她受教的態度，嚴毅鈞滿意地點點頭，起身正要離開，就聽到一陣咕嚕咕嚕的聲音傳來，他不由得錯愕看向她。

她一臉尷尬，肚子什麼時候不叫，偏在這時候叫啦！

他淡淡地問道：「想吃什麼？」

「你要去買？」關潔書難掩訝異。

「我看妳今天不適合出門，妳說吧，想吃什麼？」

除了父親之外，從來沒有一個人可以像他這樣，對她下達指令，而且讓她無從拒

絕。

「都可以。」見他眉頭一挑，她連忙又道：「我很好養的。」實在不能怪她，畢竟一時之間她也想不出要吃什麼。

嚴毅鈞沒多說什麼，馬上出門買了幾份小吃。

沒多久，關潔書就聽到門鈴響了，她前去開門，接過他遞來的晚餐，看他仍站在門外，似乎沒有要進來的意思，她直覺問道：「你不吃嗎？」

他眼神銳利地盯著她，不說話。

她又沒說錯話，幹麼用她犯了什麼天條似的眼神瞪她，讓她莫名感到不自在。

「妳……」嚴毅鈞往前踏了一步。

他那邪惡的模樣令關潔書退了幾步，突然想起他剛才毫無預警靠近她時，也是這種一副要吃掉她的眼神，登時明白他這麼做的用意。「今天謝謝你了，再見，不送。」當著他的面，她沒禮貌地關上大門。

嚴毅鈞卻沒有生氣，嘴角往上一揚。

這就是所謂的欲擒故縱。

關潔書一整天都心不在焉的，滿腦子想的都是嚴毅鈞的傷好一點了沒有，但她不知道他的聯絡方式，沒辦法直接打給他詢問。

於是隔日她來到富揚，正要踏進大樓，身後傳來一道熟悉的嗓音—

「妳怎麼在這裡？」

關潔書轉身走到嚴毅鈞面前，笑道：「當然是來找你的。」

「有事？」

「好一點了嗎？」她的目光飄向他的右手臂。

「好了。」他沒想到她這麼快就過來，還以為要等上幾天。

關潔書不相信，他又不是壁虎，有修復能力，才過一天傷口就好了。

瞇了瞇眼，她伸手往他的右手臂探去。

有了上回的經驗，這次嚴毅鈞躲開了，「妳以為我還會讓妳打第二次嗎？」

她收回手，「明明就還沒好，逞什麼強。」

「那妳想聽什麼，很痛，還沒好？這樣傷口就會好嗎？」

「你這麼說也沒錯……對了，你有空嗎？我想請你吃飯，謝謝你昨天幫我追回皮包。」

他看了腕上的手錶一眼，「我只有一小時。」

這麼短，不過總比被拒絕好。

「我吃飯很快的，這裡有哪裡好吃的？」

「跟我來。」

關潔書跟著嚴毅鈞來到附近的一間小餐館，各自點了一份餐點。

「可以跟你要手機號碼嗎？」

嚴毅鈞微愣，沒想到她會這麼直接。

關潔書也不明白自己是怎麼回事，竟然會要求這種事，但她並不覺得丟臉或後悔。「我總不好天天過來看你傷好了沒有。」

望著她笑盈盈的嬌容，他報上了電話號碼。

將他的號碼輸入手機之後，剛好服務生將餐點送來，她吃了幾口，突然想到了什麼，問道：「昨天忘了問，有報案嗎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那些人真可怕。」

嚴毅鈞正要回話，手機鈴聲響起，他朝她微微點了下頭，接聽，「……我今天沒有要回去，還有些事沒做完……怎麼會呢，我最喜歡王嫂做的料理……好，我會盡快把手頭上的事忙完，有空的時候我一定會去看妳。」結束通話後，他一抬頭就對上她直勾勾的視線，「我沒什麼八卦好挖，也沒有新聞的價值。」

聽出他話語中的暗諷，關潔書尷尬地笑了笑，「你就在我對面，很難裝作沒聽到。」

「妳這麼說也對。」

「本來就是。對了，你沒住在劉家嗎？」見他一臉愕然，她連忙解釋道：「我不是要探你隱私，只是好奇而已。」

「沒有。」

想到他落寞的表情，她不由得追問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嚴毅鈞猶豫了一下才回道：「那是劉家。」

「他們對你不好？」她只能想到這種可能。

「他們對我很好，只是……快吃吧。」對他好又如何？若不是劉允輝，他父母不會自殺，他也不會成為孤兒。

關潔書很想再問，但見他一副不想再討論這個話題的模樣，她只能壓下滿腹疑問。而後兩人靜靜地用餐，誰都沒有試著打破這突然變得有些尷尬、沉悶的氣氛。

自從那天跟嚴毅鈞一起吃午餐後，關潔書覺得胸口有一種好像被什麼東西梗住的感覺，悶悶的，很不舒服。

拿起手機，她點開通訊錄，瞪著嚴毅鈞的名字好半晌，最後又把手機放回桌子上。總要有個去找他的理由，上次已經用謝謝他幫她拿回皮包當藉口，這一次該用什麼理由呢？

這三天來，她的腦袋不受控制地一直浮現他落寞的神情，他看起似乎很不快樂。莫名其妙，他快不快樂關她什麼事，她幹麼為了一個見沒幾次面的男人這麼牽腸掛肚？但偏偏就是會不由自主地想到他。

深呼吸再深呼吸，她決定找點事情來做，不再讓他占據她的思緒。

該做什麼呢？對了，上回拍的照片還沒整理。

關潔書拿出相機，接上傳輸線連到電腦，打開檔案進行分類，愕然發現一張令她驚訝不已的照片。

放大照片，她仔細觀察，噴水池後面的人是嚴毅鈞！她什麼時候拍到他了？看一下日期，她揚起微笑。

沒想到在他們還沒有見面時，她就拍到他了，該說是有緣嗎？

拿起手機，她撥電話給他。

「你好，嚴毅鈞。」

低沉的嗓音令她的心不自覺用力一跳。要命，他的聲音透過手機傳過來，怎麼這麼好聽？

遲遲沒聽到回應，嚴毅鈞又問道：「哪位？」

怕他掛電話，她連忙出聲，「我是關潔書。」

「有事？」他本來在想，要是再過兩天她還是沒消沒息的，他就要製造和她不期而遇的機會了。

「我有東西要給你。」

「什麼東西？」

「照片。」

「什麼照片？」嚴毅鈞嘴上雖是這麼問，心裡則是想著她果然拍到了。

「你成為我照片裡的背景。」關潔書用右手食指輕撫著螢幕上繃著臉的男人，真是天助她也，讓她找到去見他的理由。

「好。」接著他和她約了時間。

掛上電話，關潔書笑得好開心，迫不及待想見到他。

晚上，關潔書帶著喜悅的心情，來到約好的餐廳，一路上她一直想著見到他時該說些什麼。

那天飯吃到一半，氣氛就變得很僵，都沒聊到什麼，這次她絕對不要再提有關劉家的事，等之後有恰當的時機再問。

不過話說回來，她到底在高興、期待什麼？一副沒見過男人、沒跟男人吃過飯似的，不過那些毛毛躁躁的大男孩，怎麼跟成熟穩重，散發出獨特男人魅力的嚴毅鈞相比……

不對不對，她怎麼會有這樣的念頭，難道她喜歡嚴毅鈞？不行，去國外當志工是她人生的規劃之一，一旦陷入愛情的漩渦，心有牽掛就會離不開，當初她不想談戀愛就是因為這個原因，怎麼可以自打嘴巴？

不過嚴毅鈞是個成熟的男人，就算他們在一起好了，他應該也不會阻擋她的夢想才對……唉呀，他們八字都還沒有一撇，她在擔心什麼，他才不會看上她這個黃毛丫頭。

「等很久了嗎？」

身後傳來熟悉的聲音，關潔書馬上將那些胡思亂想拋到腦後，轉過頭，咧開大大的微笑，「我才剛到。」

嚴毅鈞坐到她對面，眸底掠過一抹深思，其實他早就到了，當然也注意到她比約定時間提早了二十分鐘到。

他比她大了六歲，要撩撥一個從未談過戀愛的青澀女孩可說是輕而易舉，雖然手段有些卑劣，但復仇的序幕即將展開，只許成功，不許失敗，所以他只能在心裡對她說聲抱歉。

「照片呢？」

她從皮包裡拿出相片遞給他。

接過相片，嚴毅鈞的眸底掠過一抹訝異，她竟然拍到了他們和孫力東交談的畫

面！雖然噴水池將他們的身影擋去一半，而且他們的臉是模糊的，但只要認識他的人，仔細一看就可以看出來。

「就只有這一張？」

「對，昨天整理相片的時候發現到的，先說好，我不是要拍你，沒有要侵犯你的隱私。」

他相信她是無意中拍到的，「檔案呢？」

「在家裡。」

「給照片也應該給檔案吧。」沒有檔案，要這張照片做什麼？她想洗幾張就洗幾張。

「我拍的主景又不是你。」他只是不小心入鏡而已。

「可是妳把我拍進去了。」因為她的無意，他們才會有所牽扯，「不然妳開個價，我買下這張照片。」

「我不想賣。」見他不快，關潔書急忙說道：「拜託，難得我拍得這麼好看，我的技術不夠好，不是每次都可以拍到滿意的照片。」

「那妳應該多練習。」又不是在國外，再去拍一次就好了。

怪了，他幹麼這麼在乎這張照片？在她看來，這張照片也沒什麼特別的，就只是他和兩個男人在講話而已，想到這裡，她不免好奇地問道：「你這麼在乎這張照片，該不會有什麼祕密吧？」

嚴毅鈞心頭一驚，望向她疑惑的小臉，故意嘆了口氣，「我現在可以確定妳有當媒體人的本事，光憑一張照片就可以自己腦補這麼多，我說過我沒有新聞價值。」關潔書皺了皺俏鼻，「幹麼把媒體人說得那麼難聽，大家也是混口飯吃。」

「可以把檔案給我嗎？」他把問題再導回來。

「今天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現在？」

嚴毅鈞深吸口氣，輕喚一聲，「潔書。」

討厭，幹麼用這種無可奈何的語氣叫她的名字，好像她是一個在耍任性的小孩。

「好啦，你要跟我回家拿嗎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可是我們都來這裡了，吃點東西再走吧。」

「等一下我會請妳吃飯。」

「有必要這麼急嗎？」關潔書小聲嘀咕。

嚴毅鈞假裝沒聽到，沒拿到檔案以前，都有洩露出去的可能性。之前是不確定，現在確定了，就必須盡快拿到。

兩人回到關潔書家，關潔書打開電腦，將檔案拷貝出來，再將電腦裡的檔案刪掉，這一切動作當然都在嚴毅鈞的監視之下，只是……

拿著隨身碟，她突然反悔，不想給他了。

見她緊握著隨身碟的那隻手突然背到身後，他有些頭疼，「潔書。」

「你說要買這張照片。」既然這張照片對他這麼重要，那她要開出一個好價錢。

「開個價。」只要她敢開，他就敢付。

「我開的價格，你不見得付得起。」她腦中飄過一個可怕的想法。

嚴毅鈞眉毛一挑，「妳不說怎麼知道我付不起？」

回望他噙著嘲諷笑意的俊容，關潔書不自覺吞了口口水，鼓起勇氣道：「如果我說……我要的是你呢？」

用震驚、錯愕也不足以形容嚴毅鈞此刻的心情，一個連戀愛都沒談過的女人，竟然敢說出這麼大膽的話！

「妳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？」就算開玩笑也該有個限度。

「當然知道。」她突然覺得，一旦把話說出口，接下來就沒這麼難了。

「我現在不想談戀愛。」換個說詞，嚴毅鈞看得出來她對他有好感，可是一旦他們有感情上的糾葛，到時候抽不了身的人是她，他並不想傷害她。

「我也沒打算談戀愛，我知道你不相信，但事實就是如此，再過幾個月我就要離開臺灣，打算在國外四處走走看看，談戀愛會讓我有壓力，我不想為男友放棄我的規劃，也不想到時候以遠距離來維持感情，太累了。」頓了頓，關潔書又道：

「我想找一段沒有負擔的陪伴，我厭倦了孤獨。」

厭倦了孤獨是嗎？他能夠體會那種回到家只有一個人的感覺，有時候真的很希望家裡能有多一點聲音。

嚴毅鈞沒有說話，腳步往前移動。

望著他莫測高深的表情，她心頭微驚，很自然地往後退，直到背靠在牆上，無路可退為止。

他身子微傾，用一種玩味的眼神瞅著她緊張的神情。

關潔書下意識別開視線，他打量的眼神讓她有種在他面前無所遁形之感，但下一秒她又忍不住在心裡罵自己，幹麼不敢看他，這樣顯得她很心虛，她又沒有說錯，於是她深吸一口氣，對上他深濃灼亮的眼眸，不自覺地又吞了口口水。

嚴毅鈞緩緩低下頭，低沉的嗓音帶著蠱惑，「妳確定妳玩得起成人的遊戲？」

她感覺到他溫熱的呼吸噴吐在臉上，讓她的心跳頓時加速，她倔強地回道：「當然，我二十二歲了。」

嘴角勾起一抹邪氣的笑，他低頭吻住她的唇。

關潔書瞬間睜大雙眼，無法反應，他的唇是熱的，可為什麼帶給她一股冷冰冰的感覺？

過了一會兒，嚴毅鈞離開她的唇，高大身軀密密實實地貼著她的嬌軀，「妳真的玩得起嗎？」

雖然他穿著衣服，但她仍舊感覺得到他結實的肌肉，她壓抑著心頭的慌亂，故意挑釁道：「沒有試過，你怎麼知道我玩不起？」

他瞅著她許久，這才退後一步站直身子，「妳的膽子真的很大。」

壓迫的重量一消失，關潔書吁了一口氣，待心情稍稍平復後，她迎上他打量的目光，驕傲地道：「我剛才不就說了，你付不起。」

「成交。」他朝她伸出手。

關潔書立刻交出隨身碟。

握著小巧的隨身碟，嚴毅鈞好笑地問道：「妳不怕我東西一到手就反悔嗎？」

「你會嗎？」她反問。

「搬到我那裡住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她沒聽錯吧？

「妳先住客房，想好再說。」

關潔書登時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是希望她考慮清楚。

搬來嚴毅鈞的住處至今已經半個月了，他們之間什麼事也沒有發生，她睡客房，他睡主臥室。

白天他們各自出門，至於晚上他回來的時間不一定，有時候比她早，有時候比她晚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很忙，非常非常的忙，清晨一、兩點還可以聽到他走動的聲音。

一開始她非常緊張，以為他是想對她做「那種事」，結果有一次她半夜到廚房倒水喝，看到他手拿著杯子出來倒水，才發現是自己多心了。

當時她跟他閒聊了幾句，才知道特助的工作沒有她想的那麼簡單，除了協調公司內部的各單位，最重要的是交給頂頭上司的任何一份文件都得是正確無誤的，從合約企劃行銷乃至財務報表，甚至一些她光是用聽的就覺得頭痛的文件，他都必須要精通。

人又不是萬能的，哪可能什麼都懂，所以他必須要不斷又不斷的學習，他說他樂於工作，問他原因，他只給她一記淡淡的微笑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那記微笑讓她感到心疼，她猜想他是為了報答劉家的收養恩情才這麼努力。

壓力來自對自己的要求，他應該要讓自己放輕鬆一點，所以只要她比他早回到家，她就會把論文或者工作拿到客廳去做，目的是想跟他多說幾句話，偶爾還會跟他分享幾則她看到的冷笑話，但是得到的回應都是他的白眼。

不過關潔書並不在意，她只想要他待的空間裡有一點點聲音而已。

父母剛去世、她一個人住的那段時間，家裡沒有聲音，只有回聲，尤其到了凌晨三、四點時，她常常被寂靜孤獨的氣氛給嚇醒。

冷冰冰的房子裡，只有她一個人的溫度，空間太大，熱源太小，還來不及將熱源傳達到四面八方，就被寂靜的空氣給冷卻下來。

經過這段時間的相處，她觀察到他的生活態度相當認真、嚴謹，不容許一絲錯誤，這樣的他，很容易讓自己陷入緊繃的狀態。

只是，今天她的心情糟透了，沒有力氣跟他說話。

她抱著抱枕，坐在沙發上，滿腦子都是下午發生的事。

嚴毅鈞回到家，看到她一臉倍受打擊的模樣，遲疑了一下，走了過去。

聽到腳步聲，關潔書回過神來，抬起眼，就看到他站在面前，她勉強微微勾起嘴角，「你回來了。」

他坐到她身邊，直言道：「妳心情很不好。」

「哪有。」她馬上否認。

「是不是出了糗？妳說出來沒關係，我不會笑妳的。」他想她一定是碰上什麼難受的事，才會這麼鬱卒。

關潔書白了他一眼，「沒事。」

她看起來都快哭了，最好是沒事，「我都已經坐在這裡準備洗耳恭聽，妳就當作給我個面子吧。」

他那正經的表情配上不正經的語氣，令她忍不住笑了，「我今天跟學姊去看一個受虐兒，好過分，他的親生父母把他打到全身瘀青，到底是為什麼深仇大恨要下這樣的毒手？」說到後來她忍不住握緊拳頭，揍了抱枕一拳。

嚴毅鈞被她突如其來的動作嚇了一跳，可憐他的抱枕，「不是所有人都適合當父母。」

「我爸媽從來沒有打過我，就連開玩笑的輕拍都沒有。他們一個是教授，一個是老師，在外人眼中，我應該要品學兼優，舉止合宜，但他們從來不會嚴格要求我的成績一定要多好，他們只希望我快樂。」說著說著，關潔書忍不住紅了眼眶。這種感覺他也有過，他能夠體會這種思念卻又永遠看不見的難過，他不由自主地伸手攬住她，讓她的頭靠在自己的肩膀上。

不知道是他安慰的舉止，還是他身上所傳來的溫暖氣息，抑或是因為思親，她變得特別脆弱，幽幽地低聲道：「這些年來我都是一個人，我好想他們，好想……」她再也克制不住，在眼眶打轉的淚水滑落臉頰。

嚴毅鈞沒有說話，任由她哭，他也很想他的父母，但他們回不來了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關潔書激動的情緒漸漸平復，她起身抽起桌上的面紙，擦乾淚水後，對他揚起微笑，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今天是怎麼了。」

「我可以理解。」他是男人，不可能像她這樣子落淚，所有痛苦只能深深藏在心裡。

「其實你很幸運，有人收養你，有人疼你。」雖然和他沒有血緣關係，但至少也是個家。

嚴毅鈞苦澀一笑，「如果是一般的家庭，那很好，但是他們不是一般的家庭，當你越受疼愛，越受器重，你的敵人就越多，你的壓力也就更重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讓自己變得更完美。」

關潔書心疼的緊緊握住他的手。

他看著她握著他的手一眼，低聲續道：「當弟弟妹妹跟你說『我叫你大哥，不管別人說什麼，這輩子我就認定你是我大哥』時，妳知道那是怎樣不可承受之重嗎？」

當他看到劉偉豪因為葉家同輩侮辱他而出手揍人，同樣因為父親劉允陽過世，而被接到劉家住的劉嘉欣跑來拉著他的手，滿懷擔心地看著他時，他就決定往後不論發生什麼事，他都會傾其一切保護他們。

關潔書不自覺地握緊他的手，她本來就在想，個性爽朗的劉偉豪，應該不會對嚴毅鈞有所敵意，現在聽來果然沒錯。

嚴毅鈞感受得到她想給他的溫暖和安慰，在這一瞬間，他很感激她在身邊。

「有時候我也會覺得累，很想什麼都不管，一走了之，但是……我也是很想我父母。」在不知道劉允輝是害死父母凶手時，就算累，就算面對質疑，他都可以咬牙撐過，但自從知道後，他的心變得很疲憊，有時候很想衝到劉允輝面前，直接質問他為什麼要害死他父母，卻又得以強大的自制力把這樣的衝動壓抑下來。

他常常在想，當年如果他沒有跟著劉允輝回到劉家，現在他也用不著過得這麼累。關潔書看著他緊皺著眉頭的俊容，有些不捨地道：「你給自己的壓力太大，劉家應該也不希望你過得這麼累吧。」

嚴毅鈞沉默了下來，劉家人的確沒有逼迫他，甚至不只一次跟他說要他放慢腳步，但是現在的他，如果不讓自己忙碌，他怕自己會崩潰，會壓抑不住仇恨。見他表情變得痛苦，像是在極力壓抑什麼，她決定轉移話題，「這房子是租的還是買的？租金應該不便宜吧。」幸好父母留有一層公寓和一筆錢給她，讓她不用為了租金煩惱。

「是伯母……董事長夫人送我的大學禮物。」也象徵他可以獨立自主了。

關潔書瞪大眼，不愧是有錢人，大學禮物這麼大手筆，「真好。」

他不能否認葉可喬對他很好，劉偉豪有的，他和劉嘉欣都有一份，也正因為如此，走上復仇之路，他才會這麼掙扎痛苦。

「對了，妳吃過晚餐了嗎？」

「還沒。」

「煮麵吃吧。」

「不用。」關潔書馬上回絕。

「又沒要妳煮。」她是在緊張什麼？

「讓你煮不好意思，而我的廚藝不好，所以……我們還是去外面吃好了。」她不相信他這個大男人廚藝會比她好。

既然人家不賞臉，嚴毅鈞也不勉強，「好，走吧。」

關潔書點頭，跟著他出去覓食。